

楔子 登山出意外

微陡的山坡路上，三個背著背包的女大生奮力往前走。

不一會兒，綁著雙馬尾，有著張可愛娃娃臉的女大生彎下腰，雙手抵著膝蓋，氣喘吁吁道：「我、我不行了……」

「小姬，加油，我們要征服高峰！」留著俏麗鮑伯頭的女大生楊梓瑜朝同伴鼓勵道，她長得稱不上漂亮，頂多只能算清秀，但她那雙晶亮的眸十分有神，精神奕奕的，讓人難以忽視她的存在。

「小魚，妳當這是喜馬拉雅山在爬啊！」另一個留著波浪捲髮的女大生周韻芳有著一張嫵媚出色的相貌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可說是個大美人，她翻了個白眼道：「這只是森林遊樂園區，我們只是來健行罷了。」

「所以說，要爬上它並沒有那麼困難嘛，目標就在前方了！韻芳、小姬，我們再努力加把勁吧！」她雙手拉起兩名同伴，往前努力邁進。

又爬了一會兒上坡，周韻芳忍不住調侃好友道：「小魚，妳精神那麼好，看來妳對昨天去應徵飯店的西點師傅很有自信喔。」

「就、就是，小魚，妳、妳看起來勝券在握，一點都不緊張，要是我、我哪有心情來健行……」娃娃臉的梁小姬氣喘吁吁道。

她們口中的小魚，也就是留著鮑伯頭的楊梓瑜，名字諧音念起來是「養隻魚」，所以熟識她的人都叫她小魚。此時她回過頭，眸中散發熠熠盈光的道：「我丙級烘焙早過了，昨天的考試也沒有異常，所以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不過我資歷淺，若真的錄取，也應該是讓我從助手做起吧，這樣也好，我可以多累積一點經驗，學習更多東西，再來當西點師傅，等工作幾年後，就能存錢開蛋糕店了。」梁小姬聽了欽佩的道：「妳有夢想真好，我都不知道自要做什麼，讀的這個科系也好冷門，不知道能不能順利找到工作，我就等妳開蛋糕店，當妳的第一號店員好了。」

周韻芳撩了撩捲髮道：「那我來當咖啡師好了，我對煮咖啡最有興趣了。」

「嘿嘿，那我會準備最性感的女僕裝等著妳們的！」楊梓瑜朝她們露出大叔般的笑容。

「還女僕裝咧！別想！」

三個人哈哈大笑，笑聲大到幾乎快傳到下坡去。

她們三個是國中好友，雖然高中和大學念不同學校不同系，但都一起在外租屋住宿，互相照顧，在一個月前她們都大學畢業了，未來將各奔前程，但因為都決定在台北工作，她們仍然會繼續當室友。

相較於另外兩人對未來志向模模糊糊的，楊梓瑜可是目標明確，國小時父母出車禍意外過世，她輪流寄宿在親戚家，雖然叔叔姑姑和阿姨都對她很好，但她始終沒有一個家的歸屬感，每到一個家，表堂姊妹們總會因為必須和她分享房間而起爭執，叔叔姑姑和阿姨也會因為撫養她和另一半吵架。

所以上高中後，她為了不造成親戚的困擾，便自己搬出來住，半工半讀好減輕親戚們的負擔，因為她對做蛋糕西點很有興趣，大學便選擇就讀烘焙管理系，立下

開蛋糕店的心願。

她夢想中的蛋糕店是個溫馨溫暖，能為她遮風避雨的家，她一直想要有個屬於自己的家，為實現這個願望每天都很努力。

「我們抄小路好了，應該可以快點爬上坡……」梁小姬走到腿痠，指著左手邊一條有碎石階梯的羊腸小徑說著。

楊梓瑜看到那條小路也贊成，此時她汗流浹背，只想快點到上坡的商店買杯冰涼的飲料喝。

這條羊腸小徑有點窄，三個人只能一個接著一個走，楊梓瑜墊後，走到一半，忽然見到一隻松鼠在樹幹邊握著什麼東西吃，這還是她這輩子第一次和松鼠靠那麼近，她忍不住拿出手機想拍照，松鼠卻調皮的跑走了。

「別跑啊……」

楊梓瑜追了上去，完全沒注意到自己與好友們脫隊了，追著松鼠往另一條岔路走去，而這條岔路，是羊腸小徑上原本沒有的路，就像是憑空出現的。

「等等……」

楊梓瑜追著松鼠跑，腳下突然一個踉蹌，她整個人往前撲倒。

「哇啊——」

第一章 告訴我這一切只是夢吧

「痛……」

楊梓瑜全身都好痛，為了追一隻松鼠摔得那麼狼狽真是太好笑了，但當她抬起臉，進入眼簾的景象卻讓她連笑都笑不出來，根本是嚇死了！

她周邊的景物竟變得完全不一樣，她不是在狹窄的山林小徑裡嗎，怎會躺在一塊平坦的地，四周是一大片竹林，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？

楊梓瑜從地上爬起來，慶幸她只是皮肉痛，並沒有受太大的傷，她背後的背包也好好的在她身後，但她對於身處在陌生環境感到相當困惑不安，直想快點離開這片奇怪的竹林，找到兩個好友會合，她走散了，她們一定很擔心。

楊梓瑜四處找著出口，走著走著，看到前面有座涼亭，有幾個人在那兒，只是他們的打扮都很古怪，怎麼都穿著古代服裝？

難不成……這是拍戲現場？這是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了。

楊梓瑜想，自己既然不認得路，乾脆直接問涼亭裡的人好了，或許只要走出這片竹林，她就能回到原來的地方了。

楊梓瑜快步走近涼亭，看到涼亭內坐著一名身形頎長挺拔的白衣少年，他正專注的看著手上的冊子，她一下就看呆了，那名白衣少年光側臉就很俊俏，此時的他和四周優美的景色融為一體，宛如一幅畫，真是太美了。

可惜她欣賞沒多久，涼亭內有幾個小廝打扮的少年發現了她，朝她衝了過來，將她團團圍住，其中一個長相特別秀氣，個頭瘦小，看起來才十三、四歲的小廝更是上上下下的盯著她，食指指著她大聲質問道：「妳是誰？怎麼這副鬼樣子？妳是怎麼闖進來的？妳想做什麼？」

竟然說她什麼鬼樣子！楊梓瑜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，她不過是想問路而已，但還

沒開口便被圍住了，不但被當成奇怪生物盯著看，還被不客氣的質問，她這打扮明明很正常好不好，真是沒禮貌的小屁孩。

不過，這小屁孩說她闖進來，莫非這是私人土地？

於是她臉上掛著微笑道：「很抱歉打擾到你們了，我姓楊，是A大的學生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闖進這竹林的，走著走著就踏進來了……」她客氣的問道：「請問你們是在演戲嗎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？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出去嗎？」

楊梓瑜看他們一個個表情瞠目結舌，好似不知該怎麼回答，她尷尬的看了看四周，開始覺得不對，「只有你們這幾個人？劇組人呢？」一個念頭閃過，「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們不是在拍戲，是在玩Cosplay對不對？」

只有這個解釋最合理了。楊梓瑜在心裡忖道，接著就見原本坐在涼亭內看書的白衣少年擋下了書本，走下涼亭，要擋住他的小廝們讓開，朝她走了過來。

這名白衣少年年約十七、八歲，方才坐在涼亭裡就美得像幅畫，這會兒近看他，她更驚豔了，那五官可說是如玉雕出來般的秀緻漂亮，是個唇紅齒白的美少年，雖然年紀比她小的小鮮肉不是她的菜，但用眼睛純欣賞也不錯。

楊梓瑜心想小鮮肉或許會比較好說話，便想跟他套個交情再問路，於是開口朝他打招呼道：「哈囉，你扮古裝真的好好看，可以讓我拍一張照嗎？」

豈知，她才一拿出口袋裡的手機，馬上就被打飛了。

「妖女！你想對我們大少爺做什麼？」那名個頭最瘦小的少年相當護主，對楊梓瑜最有敵意，也是他打飛手機的，深怕她手上拿的長方物體是武器。

她是妖女？楊梓瑜愕然，「我只是想拍張照……」有必要摔她的手機嗎？還喊大少爺咧，也太入戲了吧，真以為是在演古裝劇嗎？

楊梓瑜彎身想撿回手機，就怕手機摔壞了，因此沒看到白衣少年使了眼色，其中兩位圍住她的小廝立刻靠近她，搶起她背後的背包。

「喂，你們是在做什麼，搶劫嗎？」

背包被搶走了，她想搶回，反被另外兩名小廝捉住左右手，她大怒的道：「快放開我！捉著我做什麼！」

這時，楊梓瑜看到那名白衣少年高高在上的走到她面前，看樣子是他指使他們搶她背包，捉住她的，真看不出這個花美男小鮮肉那麼壞心眼。

這個白衣少年高了她半顆頭，此時用著冷冰冰的眸光審視著她，在她看來有種少年老成感，以及不符合他年紀的深沉，這是在耍酷嗎？還真跩！

楊梓瑜有幾個小她幾歲的堂弟、表弟，都自以為是大人的裝成熟，其實內在都很幼稚又中二，自然而然的，她把年紀比她小的白衣少年當成在耍酷。

「少爺，這包袱裡的東西都好古怪，小的從來沒見過……」

楊梓瑜看他們翻著她的背包，把裡面的礦泉水、餅乾、面紙、相機、雨傘、護唇膏、錢包等物品全都倒在地上，她奮力的掙脫捉住她的人，氣急敗壞的衝去護住她的背包，「喂！你們怎麼能隨便翻我的背包，真是太過分了……」

她抬頭抗議卻戛然噤聲，察覺到這些人看她時怪異的眼神，他們彷彿是活在古代，沒見過這些東西似的，像她想拿手機拍照都被當成可疑物品的被打飛……

天啊，不會是她想的那樣吧，難不成她是……穿越了？

她一臉倉皇的喃喃自語，「這怎麼可能……不，不會的……我只是在作夢……」

她甩甩頭，大力捏起臉頰，「會痛！」這不是夢……

白衣少年見她自言自語又晃頭捏頰的，更覺得她可疑了，他朝她冷冷的道：「妳是誰？這裡是關家府邸，大門和後門都有護衛守著，看管森嚴，妳是如何闖進來的？妳的頭髮，還有這身打扮又是怎麼回事？」頭髮太短了，竟然只到她的脖子處，還一身奇裝異服，不只露出手臂，連褲子也破了洞……「看起來真像個乞丐。」

「我才不是乞丐！」楊梓瑜從地上跳起來大喊，對上他懷疑的目光，連聲解釋道：「我也不是小偷，更不是什麼刺客！我是不小心誤闖進來的，就莫名其妙追隻松鼠，摔了一跤後就在這片竹林了……」她就這麼穿越了，連她自己也覺得荒謬啊。就在她仍傻愣時，下一刻毫無預警的，這個白衣少年突然朝她猛烈攻擊，她嚇得頻頻閃躲，直到一屁股著地他才停手。

「好痛！」她摔得屁股疼，氣得抬高下巴，憤怒的朝他吼道：「你這人是怎麼回事，突然攻擊我，是想殺人滅口嗎！」

白衣少年蹙著秀挺的眉，沒回答她，心裡忖道，她看起來像是沒有武功，那她是如何闖進府裡的？而且她蓄著短髮，怪里怪氣的扮相是那麼搶眼，從大門或後門闖進來肯定會被護衛擋下，不可能任由她那麼大剌剌的在府裡四處逛著，若說從圍牆進來更不可能了，關家四面圍牆建得比一般府邸的牆還高，沒有輕功她要如何進來？

「真倒楣，我居然遇上這種事！」楊梓瑜見少年攻擊人也不道歉，盯著她像在研究什麼奇怪生物，她氣惱得把地上的物品收進背包後便想離開。

白衣少年見她要走，使了眼色讓小廝們擋下她，命令道：「別想走，妳還沒說妳是怎麼進府的？是有人幫著妳，讓妳進府的嗎？妳闖進關府到底有何目的？」他怎麼想也只有這個可能性了，是有人幫著她進府的。

楊梓瑜聽他一連串的質問，都快翻白眼了，「什麼有人幫我進府，我又有什麼目的……都沒有！我不是小偷，也不是刺客，我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闖進來的……」

見他眼底濃濃的懷疑，楊梓瑜長長的嘆了口氣，「好吧，我老實說吧，我不是你這個朝代、這個世界的人，我是從另一個時空來的，那是個距離現在有幾千年後的未來，我是因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誤闖進來的……」這麼說，他聽得懂嗎？白衣少年即使聽不懂她所說的世界、時空之說，但也聽得懂她所說的未來、不是這個朝代的人的意思，但這實在太荒誕離奇了，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，她是在說瘋話吧。

楊梓瑜看到白衣少年眼神帶著睥睨不屑，明白他認為她是在撒謊胡言亂語。

她抬高下巴對上他的目光，大聲道：「我是說真的，我沒有說謊！我真的不是你這個朝代的人，我是從未來來的人！」

白衣少年見她用那麼認真的眼神對他說話，那清澈的眸光裡帶著不卑不亢的熠熠怒光，讓他的心口微微一震。

「大少爺，這女人好像瘋了，說著詭異、令人聽不懂的話，要不要小的去叫護衛

來？」這名秀氣瘦小的少年叫阿聰，是服侍白衣少年的貼身小廝。

白衣少年瞇起長眸，望向楊梓瑜那怒氣高張的眼神，忽然覺得有點意思，「不必，她沒有武功，不用叫上護衛，這件事也不用驚動到我娘，別傳出去，我想先查一下。」

查？是要查什麼？她莫名其妙穿越已經覺得很倒楣了，居然還碰上這尊煞星將她當成可疑犯人看待，她真的長得像恐怖分子嗎？

她拉高嗓音道：「我再說一遍，我不是可疑人物，不是故意闖進來的，我叫楊梓瑜，只是個很普通的大學生……」

白衣少年聽她高聲喊著，耳朵都痛了，「讓她安靜點。」

楊梓瑜馬上被一名有拳腳功夫的小廝從背後砍暈了，虛軟的往下癱，很快地被左右攬扶住。

「我不是要你打暈她……」白衣少年蹙著眉宇，見動手的小廝就要跪下謝罪，再看到她只是暈過去而已，便深深吸了口氣道：「算了，先押入柴房，等她醒來我再親自審問她。」

白衣少年名叫關丞軒，今年十八歲，是東桓王朝裡數一數二知名的大商行「關記」的繼承人，也是關家的嫡長子，不只相貌長得好，頭腦也好，年紀輕輕在同儕間的表現便顯得出類拔萃，十二歲起就跟在父親的身邊學習家業，有著幾分父親的沉穩風範，頗得眾人讚揚，也受盡關家長輩們的三千寵愛，可說是關家最引以為傲的繼承人。

關家家大業大，旗下有數十種產業，從錢莊、鏢局、飯館酒樓、南北貨、藥材店、布莊等應有盡有，商號遍及全國，可說是富可敵國，每年繳交的稅金足以豐裕國庫，和皇室的關係打得也好，而關家累積了百年的豐厚家業，將在數年後傳承到關丞軒這個繼承人手中。

為了那一天的到來，關丞軒從小便認真學習經商，受盡一個繼承人該有的砥礪磨練，性子比同年歲的孩子都還要內斂沉穩，行事也展露出他的大器，不過也因為他從小就被捧上天，又備受長輩們的關愛，骨子裡難免心高氣傲。

今天，關丞軒命下人將那名穿著奇裝異服的可疑犯人押至柴房後，便往書房走去，他還有帳本要看，晚點還要巡鋪子，父親交給他幾家虧錢的鋪子管理，要他找出虧損的原因，還要想辦法讓鋪子起死回生，重新賺錢，可忙得很。

果然在涼亭裡閒情逸致的看帳本、思索賺錢的法子是不可行的，阿聰這主意真蠢。他在心裡一嘆。

關丞軒這一忙便忙到晚上，他很晚才巡完鋪子，搭著馬車回到關府，沐浴完，用了晚膳後也不得閒的進書房看帳本，過了一個時辰後，他的貼身小廝阿聰送來了湯藥。

「少爺，夫人要您喝了這強身的補湯，今晚早點歇息。」阿聰手上端著一碗湯藥，是廚房剛送來的，還熱騰騰的。

關丞軒看著那碗烏漆抹黑的湯藥，蹙著眉心，「不了，我不喝。」

「可是夫人她千交代萬交代……」

「她要你盯著我喝下？你就說你看到我喝下了就行。」關丞軒向來對湯藥很是厭惡，實際原因是他怕苦，當然，身為關家繼承人怕吃苦藥這件事，是不能說出去的祕密。

阿聰低頭看著手上端著的這碗補湯很是苦惱，想著少爺都不喝藥了，接下來豈會順著夫人的意？想到稍晚少爺若知道夫人在房裡安排的事，他就忍不住一陣頭皮發麻，知道自己肯定先遭殃。

果不其然，稍晚關丞軒踏入寢房後，沒一會兒，阿聰就見到一個年約十六、七歲、面貌姣好的姑娘哭著從房裡跑出來，再接著，便聽見少爺震怒的咆哮聲傳出。

「阿聰，馬上給我進來！」

阿聰硬著頭皮，慢吞吞的走進少爺房裡。

關丞軒一看他這副怕事的模樣便都明白了，朝他厲聲道：「你早就知道，還要我喝那補湯？」

母親要他納通房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，但這還是第一次瞞著他安排人侍寢，還要他喝什麼強身補湯，那分明是用來壯陽的，著實讓他氣惱。

「是夫人要小的這麼做的……」阿聰頭低到都抬不起來了。

「你是我的人，還是我娘的？那麼聽我娘的話。」關丞軒不悅的道。

「小的也是不得已的……」阿聰哭喪著一張臉，「夫人說像少爺這年紀的公子哥，身邊都會有幾個通房，但少爺成天忙著學習家業，不近女色，夫人擔心……」他覲了眼主子的臉色，「擔心大少爺有斷袖之癖，說是今晚要是沒有成功，就要把小的調走，小的從小就在大少爺身邊侍候，一點都不想離開大少爺啊……」他說得哽咽。

關丞軒瞪著他那今年滿十五歲，長得像女孩般秀氣嬌小的小廝，想到母親竟怕他有斷袖之癖，所以想將阿聰調走，就覺得荒唐，難道他不能專心學習家業，非要和那些同齡的公子哥一樣，左擁右抱通房小妾才像男人？

阿聰抽噎著，還沒說完，「夫人還說，林姨娘這個月也要幫二少爺納通房，說是二少爺比大少爺小了兩歲都有通房了，大少爺不能不納，怕下人們以為大少爺是哪處有毛病就不好了，才會要小的多為大少爺著想，一定要讓大少爺喝下補藥進房……」

阿聰口中的二少爺關丞陽便是關丞軒的庶弟，是個個性跋扈的小霸王，和關丞軒處得並不好，看到關丞軒總會看他不順眼的出聲挑釁，兩人不時有爭執。

在關丞軒的記憶裡，庶弟在小時候還挺可愛的，但不知是不是被姨娘寵壞了，長大後個性就變差了，老愛找他麻煩，他想，庶弟若逮到他這個不近女色的毛病，肯定會替他大肆宣揚吧，但他也不可能因此就納通房。

關丞軒看到阿聰哭得厲害，連鼻涕都流出來了，他嘆氣的道：「別哭了，我娘那邊由我來說，我不會讓你被調走的，先下去吧。」他揮了揮手。

「是！」阿聰聽到少爺的保證，馬上開心的抹去眼淚和鼻水大聲應道，轉身就要

踏出房間。

「慢著，先去把床被換下。」關丞軒一想到他的床曾被個陌生女子沾過，留有那濃郁的胭脂香氣，就覺得困擾。

少爺真的對女人沒興趣嗎？方才那名來侍寢的姑娘明明長得嬌俏可人，只要是男人都會心動吧……

阿聰不敢再亂想，就怕被少爺的火眼金睛看穿，快手收拾起床被，換上新的。

「柴房裡的那個女人，可千萬別說溜嘴被我娘知道。」關丞軒在他背後嚴肅的囑咐道。

他怎麼覺得少爺對那個奇怪的瘋女人比較感興趣啊？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少爺只是懷疑那女人的身分，多加防備罷了。於是轉過頭道：「小的知道，小的會把嘴巴縫起來的！」

在阿聰換好乾淨的床被退下後，關丞軒脫下了外衣，熄了燈，躺上床準備入睡，腦海裡卻浮現出那個被他關在柴房裡，蓄著短髮又奇裝異服的女人。

那個女人真的古怪，滿口謊言和瘋話，但，她的眼睛看起來又不像在撒謊……

關丞軒發現他難得會將心思放在一個女人身上，大概是因為她有點意思的關係吧。

身為關家繼承人，他每天都過著忙碌又一成不變的日子，雖然說已經習慣了，但不可否認的，那個女人的出現讓他尋常的日子裡有了那麼一點變化和新鮮感。

就先將她關著，等明天一早他再審問她，他一定會要她老實招來！關丞軒眸底閃過期待的光芒，闔上雙眼入睡。

當楊梓瑜睜開眼時，她看到四周一片漆黑，只能透過小小的窗子透進一點月光來，她也嗅到了一股木柴的味道，她猜她是被關在一間柴房裡。

那個裝酷的臭小子真狠毒，竟命人將她打暈，關在柴房裡！接下來他還想對她做什麼事？

楊梓瑜真後悔自己對他老實說出她不是這個朝代的人，她真是太衝動了，她這說詞只會讓他將她當成瘋子看待吧，她更怕他容不下她這異類，會將她當成妖女燒死。

楊梓瑜愈想愈害怕，她真想馬上回到二十一世紀，回到她和兩個好友一起住的小窩，和她們說說笑笑，她還在等飯店的回覆電話，她是那麼有自信自己會被錄用，她真的一點都不想待在這個地方。

楊梓瑜閉上眼，強迫自己入睡，她催眠著自己，等她睡醒後，她就會發現她其實是昏倒在那條山間小路上，她所遇到的這一切都只是夢境一場。

只可惜，蚊子嗡嗡叫個不停，她根本無法熟睡，還被叮了好幾個包，肚子更是餓得咕嚕咕嚕叫，挨餓的感覺是如此清晰，就像活在現實中，她不得不認命，她必須暫時待在這個地方了。

她的背包不但被搶了，還被當成犯人關在這間柴房裡，她還真是淒慘……

不，她一定要逃出去！或許逃出這棟宅府，她就有機會找到回到現代的路。柴房被鎖上了，楊梓瑜也只能一邊打蚊子一邊等天亮再做打算，終於，在她把柴房裡的蚊子打死了大半，打起瞌睡時，木門傳來開鎖的聲音。來了！楊梓瑜登時清醒，趁著門開了一縫之際，用力衝撞了過去，撞倒了人，拔腿就跑。

「人跑了！快追！」

「快追啊！不能讓她逃了！」

背後有追兵，楊梓瑜使盡全力的往前跑，但這宅邸很大，她跑在走廊上，經過花園和一排排房間，怎麼繞都繞不出去，她分不清方向，快被追上了……

楊梓瑜突然捂住胃部，露出痛苦的神色，糟糕，她胃好痛，她……不行了。

砰！她一個腳步不穩倒下，癱在地上縮成一團。

在這同時，關丞軒正從走廊的另一端大步流星的走來，在向爹娘請完安後，他想回到他院子裡審問「犯人」，然而走到一半，卻看到他前頭趴著一個人，定眼一瞧，竟是柴房的那個犯人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幾個追上楊梓瑜的小廝，在看到關丞軒時一個個都心虛的跪下，其中一名小廝愧疚道：「少爺，奴才該死，奴才想將這女人押到少爺那兒去，豈料這妖女很卑鄙，竟趁奴才開門時撞倒奴才闖了出去……」

關丞軒沒有責備，淡淡睞向癱在地上的女人，「那她這是怎麼了？」

跟在關丞軒身後的阿聰盯住楊梓瑜一動也不動的身影，有點惶恐的道：「該不會是死了……」

其他小廝聽了都一驚，可不想追個人就害死人了。

「不，她動了……」阿聰又說，在場的每雙眼睛都盯住她不動。

終於，楊梓瑜抬起頭來了，她顯得有氣無力，雙眼無神的望向居高臨下看著她的關丞軒。

「一大早就對我行這麼大的禮，還真是恭敬啊。」關丞軒嘲諷的調侃道。

恭敬個頭！但楊梓瑜沒力氣罵人，只想沒骨氣的抱住他大腿……「我……」她嘴巴蠕動著。

「妳在說什麼？」關丞軒聽不清楚。

「我好痛……」她喃喃著，手捂著胃部。

「痛？」

「我肚子好餓……餓到胃痛……真的好痛啊……」楊梓瑜用盡全力的道，只差沒對他說「給我飯」了，她全身無力，連逃都沒有力氣。

關丞軒真的傻眼，昨天那個對著他大吼她沒有說謊的那副朝氣十足模樣到哪裡去了？

他淡淡揚起一笑，「想吃飯嗎？可以。」

楊梓瑜雙眸一亮，突然覺得這個裝酷的臭小子也是有好心的一面。

「只不過……」關丞軒看著她身上的奇裝異服，嫌惡的道：「得先把妳身上這身衣物換下，實在是醜到太傷眼了。」

有飯吃，楊梓瑜什麼都好。

在換好一身像戲服的古裝衣裙後，楊梓瑜在一間屋子裡享用她的大餐，是稱不上豪華，但有飯有菜有肉，可以填飽肚子。

楊梓瑜平常忙著上學和打工，三餐總是不定時，造成她的胃不好，空腹太久便會胃痛，所以她總習慣在包包裡放些餅乾麵包，而因為她的背包被搶走了，她被關了一晚沒進食才會鬧胃痛。

就在楊梓瑜大口吃飯時，關丞軒正坐在她對面看著她吃，害她有點消化不良。

她從飯碗裡抬起頭，尷尬的朝他問道：「呃……你不吃嗎？」

「妳儘管吃。」關丞軒臉上面無表情的道，但心裡是震驚的，那些鋪子掌櫃的女兒們一看到他，無不都是含蓄嬌羞的，哪有姑娘家在他面前食慾那麼好，那麼豪邁大口吃飯的，而且還真沒想到她那麼禁不起餓，才一晚沒吃而已，就餓到胃疼，最古怪的還是她那頭短髮了，沒見過頭髮蓄得那麼短的姑娘家，就算她穿著正常的衣裙還是怪里怪氣。

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楊梓瑜繼續吃她的飯，她不挑食，一口一口滿足的吃著，不忘讚美的道：「你家廚子的廚藝真不錯，真好吃。」

關丞軒看她一邊吃飯還一邊咧開嘴的說話，真覺得她沒規矩。

就在這時，阿聰踏了進來，在關丞軒耳邊小聲說道：「少爺，徐老說他去過那麼多地方，也從沒有見過這種衣物，不像是北方異國用的布料，那包袱裡的東西他更是沒見過……」

徐老是曾經教導過他的夫子，這十年來遊走附近許多奇邦異國，是個很有學問、見識很廣的人，他知道他老人家前兩天回來了，特別一早派馬車請他過來，就是要查出這個女人打哪來的，沒想到連徐老也沒見過她這些行頭，更不知她是從哪國來的。

楊梓瑜一邊吃飯，一邊拉長耳朵偷聽阿聰說話，聽出關丞軒將她身上穿的衣服和背包拿去給人調查，在查她是從哪來的。哼，肯定是查不到的，而她當然是只將T恤、外套和牛仔褲交出去，貼身衣物仍是穿在身上，她可不敢想像，她的內在美被拿來讓人研究的畫面。

楊梓瑜忽地瞟見關丞軒朝她看來，趕緊低下頭專心吃飯。

在填飽肚子後，她馬上被審問，還被要求在紙上寫上名字。

她提起筆，沾上墨汁寫下楊梓瑜三個大字，萬幸她以前練毛筆字時很認真，字還算端正。

關丞軒看了眼她所寫的名字，又再次問起她是如何闖進來的，或是誰幫助她進來的，她有什麼目的等老問題，為了活命，不被他當成妖女燒死，她乾脆扯謊來讓自己的出現合理化。

「好吧，我就老實說，其實我是剛好想看風景，才會爬上牆進來……」楊梓瑜停下話，看到他藐視的眼神像在說，她那麼矮爬得上牆嗎？真瞧不起人。

楊梓瑜又天馬行空說：「我這次是說真的，我是從大門進來的，我有易容過，還變裝成府裡的丫鬟，才能不被發現的闖進來……」

那她何必又換回奇裝異服引來他的注意？關丞軒冷瞪著她道：「你再胡說八道試試。」

楊梓瑜編不出來了，抱怨的道：「我真話也說了，假話也說了，你還不信，我能怎麼辦？放我走吧，你捉著我沒好處啊，只會浪費你的時間。」

看他沒有一點動搖，楊梓瑜感到相當疲憊。

「我是說真的，我不是這個朝代的人，我沒有騙人，我想回家，離開這裡，我才有機會找到回去的路。」她再一次直視著他，認真說道。

又是這種眼神，那麼清澈，理直氣壯的發著熠熠怒光，看起來不像撒謊。

但，要他怎麼相信這世上有這種事？她說她不是這個王朝的人，是距離現在幾千年後的人，還是摔了一跤就來到那座竹林裡，實在是太荒謬，太不可思議了。

可確實守門的和在圍牆外巡邏的護衛都說沒有見過她，府裡也沒人認得她，而她身上穿的衣物和包袱裡的東西，都是前所未見的，連對異邦國家有特別鑽研的徐老都說沒有見過，她就像是不知從哪裡迸出來的怪人。

「拜託你，我只是想回家，我沒有任何目的，也沒有要害人，只要把我的衣服和背包還給我，我馬上就走。」楊梓瑜招數用盡，只能動之以情。

關丞軒審視著她，這女人確實是沒有危險的，畢竟沒有打扮得那麼招搖惹人注目的刺客，她看起來也不像當小偷的料，但不知怎地，他就是不想放她走。

「還不行。」他拒絕她道。

「厚，你到底想做什麼啦！」楊梓瑜覺得都快被他逼瘋了。

「大少爺，夫人來了！」

一名小廝忽然跑進屋裡稟報，關丞軒還來不及說什麼，關家的主母，也就是關丞軒的娘親劉氏隨之踏進這屋子裡。

劉氏一身雍容華貴，頭戴著金釵珠翠，有著不怒而威的主母氣勢，從她保養適宜的精緻五官看得出來，關丞軒的好相貌都是承襲於她。

此時，她一踏進屋裡，立刻面色不悅的對兒子道：「軒兒，聽你身邊的人說你們昨天在府裡捉到一個可疑犯人，怎麼都沒跟我說一聲？」

「娘，這不是什麼大事，交給我處理就行。」關丞軒不意外見到娘親，娘親肯定是為了昨晚他趕走通房一事來他的院落裡找他的，剛好聽到某個小廝碎嘴，才知道他捉了個可疑犯人的事。

「什麼不是大事！有可疑的犯人闖進府裡，這可是很要緊的事……」劉氏馬上轉頭朝犯人看去，卻硬生生愣住，她沒想到犯人是個女人，而且……

「就是她嗎？怎麼會有姑娘家頭髮蓄得那麼短，是有什麼毛病嗎？」她目光凌厲的盯著楊梓瑜看，掩不住嫌棄又懷疑的口吻道。

楊梓瑜從劉氏一進到屋子裡就感受到一股強大的氣場，讓她想起了她讀國中時的訓導主任，那犀利幹練、不怒而威的氣勢完全一模一樣，現在再被她那雙利眼盯著看，更不由得讓她心底發毛。

這個酷小子的娘也太可怕了！楊梓瑜明明沒做壞事，但就是會怕，她出於本能的往下縮起身子，直想把自己藏在桌子底下。

劉氏的嫌惡目光從楊梓瑜身上移開，朝兒子囑咐道：「這女人著實古怪，見著我一臉作賊心虛的，也不知道藏著什麼鬼主意，你直接把人送去官府去吧。」
官府？不！救我！

楊梓瑜縮到桌底下，只露出一顆頭朝關丞軒猛搖頭求救，真怕被送入官府後會被來個屈打成招，古裝劇裡都是這麼演的。

關丞軒見楊梓瑜不怕他，敢對他大吼，卻那麼怕他娘，要他救她，他不禁感到好笑，他故意不馬上拒絕母親，想讓她緊張一下。

「對了，昨晚你怎麼把人趕了，你總是需要人侍候。」劉氏想起她找兒子的目的，朝他興師問罪的道，那個叫琳兒的姑娘可是她千挑萬挑，長得美又貼心可人的。關丞軒臉色微微冷下，「兒子不需要。」

「怎麼不需要？」劉氏凜著臉，利眼瞄了瞄服侍兒子的幾個小廝，尤其是那個叫阿聰的，長得那麼白皙秀氣，真讓人不放心。

「兒子很正常，娘實在不必太多心。」關丞軒看母親朝阿聰看去，知道她在想什麼，有些無奈的道。

劉氏哪能放心，還是想在兒子身邊安置個通房，「不行，你成天忙碌，身邊起碼要有個貼心人娘才能放心……」

關丞軒微垂下眼望向楊梓瑜，冒出一個念頭，接著，他大步走向她，將躲在桌底下的她拉了過來，推至娘親面前，「娘，如果真要挑個人，那就她吧。」

什麼就她吧？是要她做什麼？！

楊梓瑜怕被移送官府嚇得要命，突然聽他們母子說起什麼趕了人，又缺了貼心人侍候，然後她就莫名其妙的被他拉來，推到他娘面前說要她，是要她……當丫鬟嗎？

劉氏見兒子說他要這個古怪的女子，不敢置信地道：「你在胡說什麼，這女人不是闖入府裡的可疑犯人，可要送去官府的，你怎麼能要她……」

「娘，其實這中間有點誤會，她不是什麼可疑犯人，是送菜進來的菜販帶進來的人，因為迷了路，在府裡四處逛著，才會被當成小偷。」關丞軒想著娘親看起來還不知道她穿著奇裝異服的事，便編起謊來。

「可是她那麼古怪……」劉氏瞪起楊梓瑜，數落的道：「瞧那頭短髮，哪有姑娘會把頭髮剪得那麼短的，活似遭了什麼罪被剪髮的，真不吉祥……」

「娘，我問過了，她家起了火災，燒到頭髮才剪髮的。」關丞軒從容解釋的道。
劉氏還是不滿意，「可是短髮看起來就是不吉祥，而且你查清楚她的底細了嗎？要是找個有野心的，難不保日後惹上麻煩……」

「娘，我只要她。」關丞軒截住她的話，堅決的道。

劉氏都快動怒了，「琳兒哪一點比她差？」

楊梓瑜聽著他們母子爭執起來，他堅持要她當丫鬟，還為她可疑的身分編起謊言來，而他娘一直嫌棄她短髮不吉祥，說怕她有野心……真是夠了，什麼話都是他們在說的，怎麼不問問她這個當事人要不要？

楊梓瑜忍不住插嘴的道：「等一下，我沒說要當丫鬟！」她朝關丞軒發火的道：「你

把你的丫鬟趕走了，就不要拿我充數！」

聞言，關丞軒朝她輕輕揚起一抹不懷好意的笑。

「丫鬟？不，我是要你當我的通房，高興吧？」

第二章 名不符實的通房

楊梓瑜正待在一間偌大的房間裡，坐在床上，低頭看著自己穿著一身單薄的白色綢衣，腦袋裡暈沉又混亂的想起稍早的事——她被幾個老嬤嬤捉去洗澡，還被嫌皮膚不好，一連串塗塗抹抹再刷洗，幾乎快把她身上的一層皮刷掉了，還被強迫換上那種叫肚兜的內衣，輕薄得讓她覺得衣服裡好像沒穿似的，感覺糟透了。在洗澡前，她還聽那位威風凜凜的當家主母滔滔不絕的訓話，說什麼要她盡好自己的職責，侍候好她兒子，別存有野心，只要安分守己就能讓她過好日子，聽得她耳朵嗡嗡痛著，卻一聲都不敢吭，孬極了。

而讓她遇上這些事的罪魁禍首就是那個臭小子——可惡，他居然要她當通房！

還對她說「高興吧？」當通房有什麼好高興的！

楊梓瑜看過古裝小說和古裝劇，當然知道何謂通房，那是最低賤、沒有名分的陪睡女人，比妾還不如，她真不看出那個酷小子一臉冷冰冰的很不屑她，竟會對她起色心，也難怪他會好心的對他娘編起謊，沒將她移送官府了。

年紀輕輕的就這麼好色，她是不會讓他得逞的！楊梓瑜拿起床上的枕頭當武器，想著他若逼她就範，她就……用力砸暈他！

於是當關丞軒一踏進內室，就見楊梓瑜防備的瞪視著他，胸前還抱著枕頭，一副當他是登徒子般的看著他。

「你、你……別過來……」

關丞軒覺得她這種表情真有趣，不知怎地，她一頭短髮，配上這身白色精緻的綢衣，竟出奇的柔順甜美。

「在看什麼？」楊梓瑜瞪著他，真怕他會忽然撲上來。

關丞軒淡淡地揚起笑，指著床榻下多出的一塊踏板道：「給我下去，你的位置是這裡，你睡這裡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楊梓瑜盯著她腳下踏著的一塊木板……他說，她睡這裡？

「我眼光可還沒差到看上你，我不過是圖方便才讓你當通房而已，省得我娘一直想塞女人給我，而且，也可以盯著你。」關丞軒雙手環胸，睨著她道。

楊梓瑜聽得都快吐血了，他居然那麼鄙視的說他眼光沒差到看上她，說要她當通房不過是圖方便敷衍他娘，實在是太過分了。

那他說要盯著她是什麼意思？

她納悶的問：「為什麼要盯著我？」

關丞軒望著她，意味深長地道：「既然弄不清楚你的來歷和目的，不如由我親自盯著你，監視你的一舉一動。」

他居然是想監視她！

楊梓瑜火了，氣到怒指著他道：「你、你！你這人疑心病怎麼那麼重，我說到嘴巴都乾了，你還是不相信我，還想監視我不讓我走！」還用通房的名義扣留她。

「別你你你的叫，我叫關丞軒，妳應該要恭敬的叫我一聲大少爺。」關丞軒高高在上睥睨的道，一邊脫下了外衣。

可惡，還對她頤指氣使的！

楊梓瑜還想罵些什麼，但看到他脫下外衫，頓時住口，她發現他瘦歸瘦，卻是如模特兒般的衣架子，只要再長高一點，假以時日的鍛鍊身材，一定可以練得跟韓國歐巴一樣好。

關丞軒看到她直盯著他瞧，毫不客氣道：「可別偷偷摸摸的爬上床。」

「誰要偷襲你！」瘦巴巴的，連肌肉都沒長出來，她沒胃口！楊梓瑜在心裡嫌棄道。

可起碼不用真的侍寢，楊梓瑜是鬆了口氣，不過睡在他的床下，那硬邦邦的木製踏板讓她躺了骨頭都好痛，但想想怎樣都比睡柴房強，她也只能忍耐了。

關丞軒聽著床下很快沒有聲音，見她說睡就睡，還真輕鬆，他不禁想逗弄她一番。這事要是被阿聰幾個服侍他的小廝知道，肯定會很吃驚，他向來沒閒到會做這種幼稚的事。

「誰准妳睡覺的，天氣太熱了，去搗風，扇子就放在左邊的櫃子裡。」

聽到床上傳來的命令聲，楊梓瑜恨得牙癢癢的，可想到她若不從，她可能會被他趕出房，到時來個服侍不力的罪名，被他娘訓誡就更可怕了。

她迅速從地上跳起身，朝他不甘願的喊道：「遵命，大少爺！」

從櫃子裡取出扇子後，楊梓瑜認命的站在床邊替他搗風，想著古代沒冷氣，這個大少爺有下人服侍幫他搗風還真好命。

關丞軒躺在床上，閉著眼一會兒，又睜開眼道：「熱死了，妳沒吃飯沒力氣嗎？大力點。」

她是沒吃飽飯沒錯，先前被捉去洗完澡後，她只分到一點食物，說什麼吃多了肚子會凸出來不好看。

楊梓瑜一想到就氣，於是她用力搗，讓他冷死算了。

「我渴了，拿水來。」

楊梓瑜不得不放下扇子，去端茶來。

「怎麼又這麼熱，快搗風。」

就這樣，關丞軒一下要她搗風，一下要她倒茶，分明是在惡整她不讓她睡覺，真是太幼稚了！

嗡嗡……很細微的，楊梓瑜聽到了，放下了扇子。

「怎麼不搗了？」閉著眼的關丞軒感覺到她沒有動靜，睜開眼來，就見她不知在盯著什麼看。

「等一下，有蚊子……」就在他的耳邊。說完，楊梓瑜雙手朝他耳邊用力響亮一拍。

關丞軒耳膜都快震破了，他嚇一大跳的從床上坐起，瞪著她道：「妳這是在做什麼！」

「沒看到我在打蚊子嗎？可惡，被牠溜了，要是沒打死牠就甭想睡了！」楊梓瑜

不死心，仍舊盯著半空中，尋找蚊子的蹤影，再用力一拍，又是響亮一聲。這一拍剛好又是落在關丞軒的耳邊，還差點打在他臉上，他發怒道：「妳這個女人馬上給我住手……」

「我不叫這個女人，我叫楊梓瑜！」楊梓瑜糾正的道，但又怕他連名帶姓的叫她更令人不快，補充道：「你叫我小魚吧，魚兒的魚，我朋友都這麼叫我……」她止住聲，盯著空中的某一處，雙眼一亮，「找到了！」就在他的頭頂上！她往前一撲想打蚊子，蚊子是打中了，卻也失去平衡的往關丞軒身上倒去，壓倒了他，和他一起往後跌躺在床上。

此時，兩具身軀正緊密的貼在一塊，眼對眼，鼻對鼻。

楊梓瑜近看著身下的少年，發現他眼睫毛好長，濃密又漂亮，皮膚白皙細緻，比她還白嫩，可說是唇紅齒白，秀色可餐，她一時看怔了……

「發什麼呆，還不下去？」

楊梓瑜看到那兩道眉惱怒的蹙起，才驚覺到她做了什麼天殺的事，忙從他身上跳起，丟臉又慌張的紅著臉道：「對不起，我絕不是想侵犯你才壓倒你的！我是為了打蚊子，為了讓你一夜好睡才不小心……你千萬別誤會！」

為了證明她絕沒有想對他出手，楊梓瑜馬上縮回她睡覺的位置，離他遠一點。

對，她才沒有覬覦他的美貌，她只是純欣賞而已，他年紀比她小又不是她的菜！

異常的，躺在床上的關丞軒一句話都沒說，也沒有惱怒，只有尷尬和發窘，那俊俏白皙的臉上帶有著異樣的紅潮，耳根子也是紅的。

女人的身子都那麼柔軟嗎？

明明她也抹有那刺鼻的香粉，但為什麼他並不討厭那香氣，也不在意她曾沾上他的床，貼上他，在他身上留有她的氣息……

關丞軒深深吸了口氣，決定不再胡思亂想的早點睡，當然，也沒了想惡整她的心情。

楊梓瑜見床上沒有聲音，悄悄鬆了口氣，心想他大概是大發慈悲想放她一馬，或是……他被她嚇得花容失色暈過去了？

楊梓瑜不敢偷看，省得又惹上什麼麻煩，還是早點睡好了。

昨晚她根本是在餵蚊子，沒睡多少，現在她可是睏極了。

她闔上雙眼，在陷入夢鄉時告訴自己，或許明天早上她一睡醒，就回到二十一世紀了。

楊梓瑜每天都作著回現代的美夢，但每天都落空，她也曾試圖逃出關府，但無論她走了多久的路，一眼望去盡是古色古香的街景，她也曾在那座竹林裡走過許多遍，想走回原來的路，但怎麼繞都仍在那片林子裡。

而日子總歸是要過的，她總要吃飯，需要有個能遮風避雨的地方住，因此她也只能安分的待在關家當關丞軒的通房，實則做著丫鬟服侍他的工作。

楊梓瑜在關府待了幾天，才知道她的短髮有多麼惹人注目，僕人們見到她都用著

奇怪的眼神看她，她只好把關丞軒說的那一套說詞搬出來用，還滿管用的，從此人們看她的眼神多了同情，對她都特別好。

楊梓瑜也打聽到了一些消息，知道她所待的這個朝代叫做東桓王朝，現在是元都四年，是個歷史上沒有卻十分富庶的朝代，而關家若在現代是稱得上大企業的，旗下的生意包含了食衣住行，關丞軒儼然是個難得的勤勉好學又嚴以律己的富二代。

這些都是她從府裡的下人們口中所聽來的誇讚之詞，但據她的觀察也八九不離十，他平常若不是出去巡鋪子，就是待在書房裡看帳本，確實是個認真學習如何執掌家業的好青年。

楊梓瑜更是聽說他不近女色，他娘拚命想在他身邊安插通房的事，她是他第一個納入房裡的通房，這讓她受盡府中年輕丫鬟們的嫉妒和羨慕，聽著她們欣羨的說當通房有多好，若是有孕就能升為妾的話。

楊梓瑜真想不通，當妾有什麼好，得和其他女人分享丈夫，還得看正妻臉色過日子，而且也不是想生孩子就能生孩子，得等正妻娶進門，生下子嗣後才能生育，像她現在每天都會收到由廚房送來的避子湯，當然那碗避子湯都被她偷偷倒掉，她不禁感嘆在這個男尊女卑的古代當女人是多麼不值，出身好的至少還是當正妻，像她這種身分不明的可會被貶的很低，只能當通房。

而當關丞軒的通房一點都不好，別看他外表是認真上進的好青年，他可是時常監視她，還喜歡欺壓她，對她呼來喚去的，對她從沒好臉色過，連她的衣服和背包到現在都不肯還給她，讓她覺得他真是惡劣又小家子氣。

「唉，好想回家喔……」她忍不住哀嘆的道。

「有閒功夫無病呻吟，不如把墨磨好。」關丞軒看她磨個墨心神不知飛到哪去，不客氣的道。

楊梓瑜沒好氣的瞪向他，「我又不是你的小廝，為什麼連磨墨也要我做？」

只要他待在府裡，舉凡任何的跑腿，大大小小的事，他都要使喚她，並要她隨侍在旁的侍候，這明明是他那幾個小廝的工作吧，為什麼都變成她在做？

「搗風。」關丞軒沒理會她的抱怨，沾了墨低頭寫帳本。

楊梓瑜咬牙切齒著，最後仍是拿了扇子幫他搗風。

「做的那麼不甘願，怎麼不走？」關丞軒故意問道，他知道她曾溜出府邸，那是他故意放行的，還派人在她後頭跟著，想看她上哪兒，卻見她逛了一大圈後垂頭喪氣的走回來。

楊梓瑜沮喪的道：「要是我有辦法回家，我早就回家了……」

她只要想到她曾偷溜出去又折回府裡，被關丞軒逮個正著的事就覺得尷尬極了，害她現在都不能說他是故意監禁她這種話了，因為是她自己選擇留下的，誰教她無路可去，他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

關丞軒看著她落寞的模樣，難得開口一問，「妳的家鄉是有多遠，為什麼妳回不去？」他當然不信她曾經說的，她是從幾千年的未來來的那種話。

楊梓瑜長長嘆息道：「我的家鄉是個很遠很遠，遠到我搭馬車都到不了，幾乎在

天上的地方……」

她的家鄉在天上？關丞軒筆一頓，一會兒才落下字，繼續問：「妳的家鄉又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」

楊梓瑜真想念在現代的一切，現在他問起，她便樂孜孜、滔滔不絕的說：「我的家鄉裡有很多高樓大廈，就是有十幾二十層樓以上那麼高的房子，有不必馬拖就會跑的車子，天氣熱也不必搧扇子，有自動放出冷風的電風扇和冷氣機可以吹涼，還有不必動手寫字，能用一種叫電腦的工具打字，最重要的是茅廁裡有馬桶，一按下開關就會自動幫你沖水……」說到一半，她看著關丞軒那聽到呆住的模樣，「你一定把我當成瘋子吧。」

關丞軒聽不太懂她在說什麼，他無法想像她話中的景象，什麼十幾二十層樓高的房子，不用馬拖就會跑的車子，但是……「我沒當妳是瘋子，妳說的話很有趣，聽聽也無妨。」他認真的道。

楊梓瑜真想翻白眼，他根本只是在聽她說笑話解悶吧。

這時，阿聰端著食盤進來了，「少爺，糕點送來了。」

擱在桌上後，他故意想讓兩人獨處，悄悄退下，想著這個小魚姑娘雖然來歷很怪，但幾天相處下來他覺得她為人直爽開朗，更重要的是，少爺和她相處的好，他才不會被夫人當作威脅，有小魚姑娘真是太好了。

楊梓瑜本身是學烘焙的，對甜點當然感興趣了，她盯著盤上的五彩糕點看，雙眼都發亮了，「這糕點的顏色真漂亮，做的真細緻！」

關丞軒引以為傲的道：「這是關記旗下的春水樓糕餅鋪所做的，只要有新品推出都會送一份過來給我試吃。」

楊梓瑜比關丞軒動作更快的拿起來吃，誇讚的道：「這白豆沙好細膩，加了松子好好吃，皮又好酥……」

關丞軒沒好氣的哼笑，他有允准她吃嗎？

楊梓瑜很快的吃完一塊，又朝下一塊進攻，「這個也好好吃，但這紅豆餡太甜了，多吃幾口便會感到膩，如果可以稍微不要那麼甜就無可挑剔了。」

關丞軒聽她這麼說，拿了一塊相同的糕點吃，贊同的道：「是太甜了有點膩沒錯。」

楊梓瑜又繼續吃著，抬起頭就見關丞軒煮起茶來，他這人什麼事都愛指使人，就獨獨只有煮茶自己來，而且總愛在熱茶裡加糖。

她一剛開始覺得很奇怪，但他卻理所當然的道：「加一匙糖口感會更溫順。」

楊梓瑜這才發現關丞軒是嗜吃甜食的，平常沒見他有吃點心的習慣，原來是用試吃的名義吃甜食啊。

關丞軒看到她盯著他丟入糖塊，正色的咳了咳道：「這茶用來配這糕點正好。」

楊梓瑜聽了都想偷笑，但她忍著不笑，好為他這個大少爺留一點面子，然後拿起第三塊糕點吃。

「這糕點也好好吃……可惡，害我好懷念蛋糕的滋味……」

「什麼是蛋糕？」關丞軒抬起頭問。

楊梓瑜沒想到他會問，她回答道：「那是在我家鄉裡最好吃的一種糕點，我想當

一流的西點師傅，就得做出最好吃的蛋糕來。」

「什麼是西點師傅？」她說的話都是他沒聽過的，讓他想發問。

「就是糕點師傅，不過我的目標是想開蛋糕店當老闆。」

「妳要開店當老闆？」

楊梓瑜看他露出吃驚的表情，她哼道：「別瞧不起人，在我的家鄉裡男女是平等的，女人能做的工作可多了，不只可以開店當老闆，也可以當官，當總統……也就是女皇帝，而且皇帝還是由百姓自己選出來的。」

關丞軒聽得一愣一愣的，覺得她這個故事編的真好，但他又覺得她說得生動，聽起來像是真的。

楊梓瑜看到他表情這麼驚訝，更想嚇死他的說下去，「在我的家鄉裡，男人女人成親也都是自由戀愛，所謂自由戀愛就是雙方情投意合，不是靠媒妁之言。對了，還是一夫一妻制，男人是不能納妾的，要對彼此忠誠，要是男人出軌，女人是可以休夫的……」

「聽起來妳的家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。」關丞軒久久無法消化她所說的話，只能這麼說。

「你相信我說的話了？」楊梓瑜很意外他沒有大聲駁斥她。

「我無法說我相信妳，我向來都是眼見為憑，妳說的這一切都太荒謬，太沒有根據了，但是，妳的家鄉還挺有意思的，若妳以後還想說的話，我可以聽妳說。」說完，關丞軒喝了口茶，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她說了多特別的話，只是覺得聽她說話很有意思罷了。

楊梓瑜眸底充斥著感動，朝他綻開笑容道：「關丞軒，謝謝你肯聽我說話，原來你也不是那麼食古不化嘛！」

她很開心，至少他不再全盤否定她的話，當她是個瘋子在說瘋話，在這個陌生的王朝，有個人願意傾聽她說話，聽她聊起家鄉的一切真好，讓她感到不那麼寂寞。關丞軒看到她大剌剌的朝他咧開嘴粲笑著，兩排潔白的牙齒都看到了，還真是不含蓄，但，很有精神，讓他一時迷失在她的笑容裡。

此時他看到她的唇角沾上糕餅屑屑，他想都不想的伸手一抹。

這個動作一做完，他看到她像嚇著般的瞪著他，這才發現他踰矩了，他感到難為情，指尖上還留有她那柔嫩肌膚的觸感，讓他心裡有些古怪的悸動，一時之間他無法坦然的面對她的目光，只能說著酸話，「吃個東西都會沾到嘴，妳是姑娘家嗎？」

楊梓瑜死死瞪著他，心裡才在稱讚他，他現在卻嫌她粗魯了！可更怪的人是她，為什麼他只是抹了下她唇角上的糕餅屑屑，她竟會嚇一跳的以為他想對她做什麼事，小鹿亂撞一下，她真是想太多了！

「你才不懂，吃東西就是要大口大口吃才好吃！」她氣呼呼的反駁回去。

關丞軒沒說什麼，於是兩人之間只剩下吃著糕點的聲音，他喝著熱茶配糕點已是習慣，本想要楊梓瑜也配著茶吃，卻看到了她額頭沁著薄薄的汗。

「去廚房要酸梅汁來，要冰鎮的。」他下命令道。

「現在？」楊梓瑜真是難以相信。

「沒聽見嗎？」

天氣那麼熱還叫她跑腿！他果然喜歡惡整她！

「是，遵命！」楊梓瑜不滿的朝他吐了吐舌，跑出書房。

她吐舌的這一幕被關丞軒看到了，微微一怔，隨即失笑。

這女人只是個通房竟敢對他這麼不敬，還常直呼他的名字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並不懂感到生氣。

還有，明明他以前是個喜靜的人，總喜歡一個人待在書房裡看帳本，阿聰他們不敢吵他，書房裡總是安靜無聲，現在有她在，吱吱喳喳的變得很吵鬧，他居然也習慣了？

從她一頭短髮又奇裝異服的出現在他面前之後，她這個奇怪的存在、活潑的笑容、憤怒的瞪視，甚至所說的每一句話，對他來說都新鮮而有趣，讓他的心活躍起來，不似之前只知道埋頭學習，有如一灘死水……

關丞軒唇邊笑弧淺淺揚高，一會兒才拿起帳本，將心思放在帳本上。

這時候的楊梓瑜，正往廚房的方向跑去，她先去取了酸梅汁，再到隔壁的冰窖取冰，聽說要建這冰窖需要非常多的銀兩，不是普通有錢人家建得起的，由此可知關家有錢到什麼程度。

取冰塊需要報出主子的名字，不是想要就有，楊梓瑜要了好幾塊碎冰放入酸梅汁內，冰冰涼涼的，散發著沁涼的涼氣，她想關丞軒應該不會介意分她喝一杯吧。楊梓瑜端著酸梅汁，深怕冰塊融化的太快，回程時加快了步伐，不期然的卻與一個年約十六、七歲，身穿藍衫的少年，和他一干小廝奴僕們遇上了。

楊梓瑜沒見過那名少年，但看他的年紀穿著，還有一干下人陪著的大陣仗，猜想是阿聰曾經提過的小霸王二少爺，也就是關丞軒的庶弟，她馬上停下腳步，裝著恭恭敬敬的朝他點頭，點完頭就要往前走。

「站住！」

被喝住，楊梓瑜在心裡喊了句糟了，想走又走不得，只能硬生生轉過身，看著少年朝她走來。

比起關丞軒漂亮秀緻的五官，這個少年顯得陽剛許多，而且十分跋扈，一眼便讓人知道他是要來找麻煩的，真是個小屁孩。

「妳就是我大哥那個通房吧……」關家二少爺關丞陽從頭到腳藐視的看她，下了結論，「長得不怎麼樣嘛，加上頭髮又那麼短，真是怪里怪氣極了，我大哥怎麼會喜歡妳這種醜八怪。」

「……」楊梓瑜有了想揍人的衝動，覺得這個小屁孩比關丞軒那個愛裝酷的還惹人厭。

「不過，大哥對妳真不好，大熱天的竟差遣妳跑腿，我大哥對女人就是那麼不體貼，不如妳來侍候我吧！」關丞陽不忘搧了搧手中的摺扇，自以為很風流倜儻。楊梓瑜唇角抽了抽，吐槽道：「二少爺，你不是說我長得不怎麼樣，頭髮又那麼

短，怪里怪氣，是個醜八怪，怎麼會看上我？」

關丞陽自打嘴巴的愣住了，他像是自圓其說的勉強道：「其實你也沒那麼醜……

只是頭髮太短，比較讓人無法忍受罷了，但本少爺還是可以忍受的。」

裝什麼痛苦表情！楊梓瑜更想揍他了。

「奴婢只是個低賤的通房做不了主，請二少爺自己跟大少爺討吧。」委婉說完後，她便想開溜。

「那酸梅汁留下，本少爺渴了。」關丞陽伸出手擋下她，不讓她走。

楊梓瑜像是聽到多麼驚人且令人無法接受的話般瞪大眼，天曉得她若沒有把這酸梅汁帶回去，關丞軒那個臭小子會如何對她興師問罪？

「這……不行。」她護著酸梅汁往後退了幾步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關丞陽兇惡著臉朝她逼近。

楊梓瑜真想拔腿就跑，偏偏她後方是花台，關丞陽又擋在她面前，看他一副想跟她算帳的兇臉，在他背後還有好幾名小廝當打手，她心想真不妙，真要打她是打不過的，但想到這小屁孩那麼霸道不講理，她也硬是不服輸，「這酸梅汁是大少爺要我拿的，恕我不能給二少爺你。」

「你敢拒絕我……」

「二少爺，不成，大少爺若知道的話……」他身後的一名年長小廝跳出來阻止他。

「我怕他不成！」

楊梓瑜眼見關丞陽朝她揮出拳來，本想拿酸梅汁來擋，但想想不對，要是砸了就浪費了，為了保護酸梅汁，她只來得及側過身用肩膀來擋。

「關丞陽，你敢動我的人！」

楊梓瑜一聽到關丞軒的聲音，轉過身看，就見關丞軒不知何時出現，正用力扣住關丞陽的手，阿聰也跟在一旁。

「痛……大哥，我只是跟她開個玩笑，嚇嚇她而已，沒有真的要打她……」關丞陽臉色慘白的求饒道。

關丞軒甩開他的手，冷聲道：「你書不好好念，到鋪子也不好好學，都淨幹這些耍流氓的事嗎？」

關丞陽聽兄長這麼說他，惱羞成怒了，「對，我就是在耍流氓！反正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庶子，一直以來你都瞧不起我，我當流氓又如何！」吼完，他領著小廝們離開。

楊梓瑜看到他走了，這才注意到酸梅汁裡的碎冰都快融了，低喊道：「怎麼辦，冰塊融了就太可惜了……」

關丞軒瞪住她，朝她劈頭罵道：「你只想到酸梅汁嗎？他要打你，你還護著酸梅汁背過身讓他打，你沒腦袋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楊梓瑜一時啞口。

關丞軒不等她回話，撇下她，逕自往前走。

楊梓瑜真覺得他這股氣來得莫名其妙，她辛苦護著酸梅汁，他應該要誇獎她才對吧？

阿聰走近她，偷偷對她小聲說道：「小魚，因為妳去拿個酸梅汁太久了，大少爺不太放心，怕妳在途中中暑了，才會特別出來找妳的。」

楊梓瑜一愣，望向走在前方挺拔的背影。

原來他還會關心她……

阿聰將傘擱在地上，從她手上端過酸梅汁，示意她道：「這酸梅汁我用跑的端回去就不會融了，妳快幫少爺撐傘遮陽，免得少爺熱著了。」

說完，他便一溜煙跑了，不給她拒絕的機會。

要她替他撐傘？

要是平常楊梓瑜肯定覺得關丞軒太嬌生慣養了，但看著特地來尋她的他，她難得的什麼話都沒抱怨，撐起傘朝關丞軒跑去，蹠高腳的想替他撐傘。

「妳太矮了，我來。」關丞軒睨了她一眼，從她手上搶過傘，「走快一點，我還有很多帳要看。」

關丞軒嘴巴上是這麼說，但楊梓瑜發現他並沒有走得很快，一直都配合著她的腳程，那傘也一直都是罩在她頭上為她遮住烈陽的。

楊梓瑜忽然想起來，服侍他的這幾天來，他知道她胃不好，都會讓她吃飽一點，不只三餐分量多，宵夜送來，總是推說他吃不下賞給她吃，就連她擅自吃了他的糕點他也沒說過什麼；夜裡睡覺，他嫌她在地板上翻身太吵，後來扔了幾條舊被單讓她鋪床睡，她終於明白，原來他是外冷內熱的性子，他人並不差，只是傲嬌而已。

「看什麼？」關丞軒發現她一直盯著他看。

楊梓瑜隨口找話題道：「那個……關丞軒，你跟你弟弟感情不好嗎？」

她知道關丞軒有一個庶弟和兩個庶妹，兩個庶妹都已經嫁人了，照理說他應該和這唯一的弟弟感情很好，就像她的表堂弟們，雖然平常會吵架，但遇到事情會相挺，也會一起打球玩樂。

關丞軒沒馬上回答，隔了一會兒才冒出這一句，「是他討厭我。」

「什麼？」楊梓瑜很意外聽到他這麼說。

「我無所謂。」關丞軒淡漠的道，又往前走。

雖然只有一瞬間，但楊梓瑜看到了映在他臉上寂寞的表情。

她想到身為關家繼承人的他從小背負的家業壓力，想到他身邊沒有一個朋友，只有阿聰幾個忠心耿耿的小廝作伴，他的背總是挺得筆直，有著驕傲，卻也孤單。他那孤單又寂寞的神情就這麼印上她心頭，久久不散……

七月天的天氣真的很熱，現在楊梓瑜幫關丞軒跑腿，都會記得先戴上涼帽遮陽，也不容易曬黑臉，那個涼帽還是關丞軒叫阿聰找給她的，說隨便她戴不戴的。

今天，她又幫關丞軒帶酸梅汁，想到酸梅汁酸酸甜甜又冰涼的滋味，她就嘴饞極了，恨不得帶回房裡灌上兩杯。

欸，好像有人在說話？

楊梓瑜望了望四周，這才發現草叢的對面有人在，仔細一瞧，竟是關丞陽和他那個年長的小廝，她是不怕那個小屁孩，但她就怕她的酸梅汁被搶走了，因此她默不作聲的想要偷偷溜走。

「二少爺，這賀禮不送的話，大少爺不會知道您的心意的。」

「都拖過生辰了，已經沒有意義了……」

他們在說什麼？是要送什麼賀禮給關丞軒？

楊梓瑜好奇的偷看著，只見關丞陽坐在石椅上，垂頭喪氣的低著頭，他的小廝在安慰他。

「怎會沒有意義，這是二少爺您特別挑的，又存了很久的月錢才買到的。」

「沒用的，大哥他不會接受的，他肯定會嘲笑我，還會扔掉，我何必受氣……」

「二少爺，那也是您時常對大少爺沒大沒小的說話，又老是莽撞行事，才會讓大少爺誤會您，像您上次就不該找大少爺的通房麻煩……」

「大哥平常對我都冷冰冰的，懶得跟我說一句話，要是我不想辦法和他起爭執，他是連看都不會看我一眼……但我真的不是故意想找他的通房麻煩，只是覺得那個短髮女人敢反抗我很好玩，故意裝生氣要打她，嚇嚇她罷了，我沒想到會被大哥撞見……真是太糟了……」他苦惱的捉著頭髮道。

「二少爺……」小廝聽了都想為他掬一把眼淚了。

他更自暴自棄的道：「誰教我是庶子，他這個嫡子哪看得上我這個弟弟，加上我又不成材，老是做不好事，學習也不好，他自然討厭看到我了……」

「二少爺……」

楊梓瑜聽著他們你一言我一句的，像是發現大祕密的瞪亮雙眸。

原來如此呀！他們兄弟分明是有兄弟愛的，只是弟弟為了引起哥哥注意故意和他起衝突，哥哥因而誤會弟弟討厭他罷了。

楊梓瑜本身是個獨生女，在父母雙亡後，就只剩下自己孤單一個人，堂表兄弟姊妹總是隔著一層，她總是想著若她也有手足該有多好，所以她一直很羨慕有兄弟姊妹的人，加上她腦海裡總不時浮現關丞軒說無所謂的寂寞神情，讓她胸口悶悶的，想為他做些什麼事。

乾脆來幫他們兄弟解開誤會好了！

楊梓瑜打定主意，便將酸梅汁就近擱在石椅上，從草叢後現身。

關丞陽看她突然出現，嚇得臉一會青一會紅，「妳……妳該不會都聽到了？」

楊梓瑜笑咪咪的拍著胸脯道：「二少爺，我叫小魚，你想送給大少爺的賀禮就交給我來送吧，我保證會讓大少爺收下你的賀禮，也讓你們兄弟解開誤會和好，全都交給我吧！」